

余秋雨 著

千年一叹

这是一本日记，记录了我亲身越野数万公里
考察人类各大文明遗迹的经历。
目的是去寻找人类古代文明的根基。



作家文库

千年一叹

余秋雨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千年一叹/余秋雨 著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2006.7

ISBN 7 - 80500 - 676 - 0

I. 千… II. 余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70853 号

千年一叹

余秋雨 著

出版:作家出版社出版

社址: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:100026

电话传真:86 - 10 - 65930756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930761(总编室)

E - mail:wrtspub@ public. bta. net. cn

http://www. zuojiachubanshe. com

印刷:北京乾沣印刷有限公司

发行:新华书店经销

版次:2006 年 7 月第 1 版

印次: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张:9

书号:ISBN 7 - 80500 - 676 - 0/G · 626

定价:28.00 元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再版说明 | 1 |
| 自 序 | 3 |
| 出 发 | 6 |
| 选择荒凉 | 6 |
| 希 腊 | 9 |
| 哀希腊 | 9 |
| 荷马的迈锡尼 | 12 |
| 闲散第一 | 16 |
| 永恒的坐标 | 18 |
| 全场一片哭声 | 20 |
| 雅典地震 | 21 |
| 神殿铭言 | 24 |
| 畏怯巴特农 | 26 |
| 我一定复活 | 27 |
| 伏羲睡了 | 30 |
| 人类还非常无知 | 32 |
| 挂过黑帆的大海 | 35 |
| 埃 及 | 37 |
| 巨大的问号 | 37 |
| 石筑的《易经》 | 40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元气损耗 | 42 |
| 牛和斗牛士 | 45 |
| 中国回送什么 | 47 |
| 一路枪口 | 49 |
| 碧血黄沙 | 52 |
| 他们老泪纵横 | 54 |
| 封存的法老人 | 56 |
| 枯萎属于正常 | 58 |
| 荒原沧海 | 60 |
| 金字塔下的歌剧 | 62 |
| 文化以沟通为业 | 64 |
| 西眺的终点 | 67 |
| 失落的背影 | 69 |
| 蚀骨的冷 | 71 |
| 海已枯而石未烂 | 74 |
| 以色列、巴勒斯坦 | 76 |
| 所罗门石柱 | 76 |
| 向谁争夺 | 78 |
| 年老的你 | 80 |
| 鲜艳了一万年 | 82 |
| 每一步都面对孩子 | 85 |
| 写三遍和平 | 87 |
| 交缠的圣地 | 90 |
| 多一点遗忘 | 93 |
| 寻找底线 | 96 |
| 碗是什么 | 99 |
| 我们不哭 | 101 |

| | |
|---------|-----|
| 约旦 | 104 |
| 幽默的笑意 | 104 |
| 山洞盛宴 | 106 |
| 把伤痕当酒窝 | 109 |
| 文字外的文明 | 111 |
| 告别妻子 | 115 |
| 人生的最后智慧 | 118 |
| 伊拉克 | 121 |
| 我的大河 | 121 |
| 如何下脚 | 123 |
| 一屋悲怆 | 126 |
| 奇怪的巴比伦 | 128 |
| 你们的祖先 | 131 |
| 中国有茶吗 | 135 |
| 河畔烤鱼 | 137 |
| 忽闪的眼睛 | 140 |
| 过关 | 143 |
| 且听下回分解 | 146 |
| 伊朗 | 150 |
| 白胡子、黑胡子 | 150 |
| 翻开伊朗史 | 152 |
| 阔气的近邻 | 155 |
| 黑袍飘飘 | 158 |
| 再凿西域 | 161 |
| 荆天棘地 | 164 |
| 丝路旅栈 | 167 |
| 中国人为他打灯 | 169 |

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一代霸主 | 172 |
| 西风夕阳 | 175 |
| 再闯险境 | 178 |
| 札黑丹话别 | 181 |
| 巴基斯坦 | 185 |
| 黑影幢幢 | 185 |
| 赤脚密如森林 | 188 |
| 美的无奈 | 191 |
| 面对犍陀罗 | 194 |
| 玄奘和法显 | 197 |
| 远行的人们 | 200 |
| 阅读大地 | 203 |
| 国门奇观 | 206 |
| “佛主笑了” | 209 |
| 恃弱和逞强 | 212 |
| 印 度 | 215 |
| 人口爆炸 | 215 |
| 杰出的建筑狂 | 218 |
| 忧心忡忡 | 221 |
| 铁铸的觉悟者 | 225 |
| 甘地遗言 | 227 |
| 东方专制的童话 | 230 |
| 洁净的起点 | 233 |
| 我拒绝说它美丽 | 236 |
| 菩提树和洞窟 | 239 |
| 告别阿育王 | 243 |

| | |
|---------|-----|
| 尼泊尔 | 247 |
| 车轮前的泥人 | 247 |
| 本来就是一伙 | 249 |
| 万仞银亮 | 252 |
| 总结思考 | 255 |
| 没有例外的衰落 | 255 |
| 远征和失序 | 257 |
| 迷昧与保守 | 262 |
| 中国牛的眼神 | 265 |
| 面向自然 | 268 |
| 到 达 | 271 |
| 今天我及时赶到 | 271 |
| 尾 声 | 273 |
| 补 记 | 279 |

再 版 说 明

从“九一一事件”发生的第二天开始，我不断收到海内外很多读者来信来电，肯定这本书较早地指出了目前全世界最恐怖地区的所在，并且忧心忡忡地发出了警告。韩国和日本快速地翻译了这本显然太厚的书，并把这件事说成是“亚洲人自己的发现”。

我在回答海内外媒体对这一问题的采访时总说：“断言什么地方是目前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，并不需要很高的水平。任何一个文化人，只要不把自己的生命看得太重，只要放下那些自欺欺人的所谓学术概念，睁大自己的眼睛去看，都会得出近似的结论。我自己更珍视的考察成果，是从对比中获得了对中华文明的重新认知。”

我是在走完了恐怖的一路之后，在尼泊尔的丛山中重新思考中华文明的。这些思考毕竟还只是半路随感，说不上深刻，但我想以此来呼唤海内外同胞的某种感应，然后一起投入更深入的思考。让我高兴的是，感应者显然不少，例如我曾吃惊地在电视里看到，董建华先生至少两次向香港民众郑重推荐这本书。

这本书海内外均有出版。大陆出的是简体字横排本，初版已经销售了五十万册。既然印了那么多，我就不能不怀着对读者的恭敬心情，把书又复读了一遍。复读时发现了一些应该修改的地方。

以前一直舍不得去改它。因为对我自己而言，这些在九死一生的壕沟间每天抢写出来的文字，再粗糙也备觉珍贵。但我又不能不考虑读者，希望在再版时能为他们清除一些文字上的疙瘩。

这种疙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。一是行文急促，往往一口气说一大堆，忘了节奏上的分割和调理；二是稍嫌口罗嗦，越是紧迫

越是缠绕。因此这次修改，主要着力于分段和删削，让读者以后读起来更爽利一点。

谨此说明。再一次由衷感谢我的读者。

作者

二〇〇二年五月

自序

这是一本日记，记录了我亲身越野数万公里考察人类各大文明遗迹的经历。

目的是去寻找人类古代文明的路基，却发现竟然有那么多路段荒草迷离、战壕密布、盗匪出没。吉普车的车轮紧贴着地面一公里、一公里地碾过去，完全不知道下一公里会遇到什么，所知道的只是一串串真实的恐怖故事：这里，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在几分钟内射杀了数十名外国旅行者；那里，近两个月就有三批外国人质被反政府武装绑架；再往前，三十几名警察刚刚被贩毒集团杀害……

以前我在实地考察中国现存原始文化、写作《文化苦旅》和《山居笔记》的时候，也曾一次次地投入过肢体历险和精神历险，但与这次相比，那时总还能转弯抹角地找到帮助和保护。而这次，小小的车队就像几只蚂蚁在荒原上蠕动，任何一种不知来由的暴力都能把它们捻得粉碎。

不仅仅是荒原。荒原深处有断壁废堡、幢幢黑影、闪闪目光。硬说自己没有恐惧，是不真实的，但我的恐惧有一大半被震惊所掩盖，震惊人类文明的巨构崩坍得如此凄凉。它们究竟是如何崩坍的？历史书提供过一些猜测性的答案，多数也是大而化之、语焉不详。其实，一切摧残都是具体的，一切委屈都是难以表述的，因此那些答案也是值得怀疑的。不必怀疑的是结果，衰草瓦砾，承载着一个个从古到今的灾难。

我甘愿在毫无保护机制的险境中去面对这一切，就像脱去手套去抚摸老人的伤痕。

这种抚摸经常会引发苦思：作为我们的生命基座，中华文明也伤痕累累，却如何避免了整体性的崩坍？这种避免付出了多大的代价？哪些代价是正面的，哪些代价是负面的？过去的避免能否担保今后？

更重要的是，现在世界上生龙活虎的年轻文明，过多少时间，会不会重复多数古代文明的兴亡宿命？

整部日记，都贯穿着这种疑问。

在这样一个历险过程中每天写一篇日记，不太容易。

我是随香港凤凰卫视的越野车队进行这次历险考察的，起初谁也没有指望我能坚持把这些国家一个个走完。每天行车十几个小时，沿途买不到什么像样的东西下肚，找到旅馆后还是饥饿不敌困倦，倒头便睡，但伙伴们入睡前都会关切地看我一眼，大家知道我还要熬夜写作。我不会抽烟，要提神只能靠喝茶，但沿途十个国家的旅馆客房都没有开水供应，同车的赵维便每天端着自己的保温杯，满面笑容地到餐厅向侍者讨半杯剩余的红茶，讨来后就倒给我。另外一些伙伴知道我喜欢吃萝卜，每到一座城市便满街找，终于在伊朗买到一种黑萝卜送来，可惜这种黑萝卜实在太难吃了。

很多住地无法写作，我只能趴在车上写，蹲在路边写，所以多数字迹都歪歪扭扭。这些字迹当天就要通过卫星传送万里，接收者看不清，便造成海内外各家报刊发表时的很多错讹。我把原稿放在一个塑料洗衣袋里随身带着，直到进入伊拉克前几分钟才想起，那个洗衣袋上印有以色列的希伯来文，赶陕停车换下，要不然如果被伊拉克海关查到，不知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。我怎么能够说得清，这厚厚一大堆装在敌国口袋里的象形文字，居然是什么“日记”？

在穿越伊朗、巴基斯坦、阿富汗边境这个目前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段时，我把这包书稿放在离身体最近的背包里，连每天做梦也都

是抱着这包书稿奔逃的狼狈情景，而且每次奔逃的结果都一样：雪花般的纸页在荒山间片片飘落，匪徒们纷纷去抢，却不知是什么。

为此，我对这样的写作方式珍惜起来，愿意小心翼翼地保存它的原生状态和粗糙状态，只等春节那天车队进北京后就把这包书稿交给出版社，基本上不作整理修改。这种做法有点像现代的行为艺术，一切只在行为过程中完成，不再在行为之外进行涂饰；也有点像中国书法，大笔一挥总有诸多遗憾，却不宜在收笔之后东修西描。根根攀攀、泥污水渍都留着，图个真切。

这也是一种有关写作态度的边缘试验。没有资料可供查证，没有时间琢磨文句，未及修改便已经传出去发表，比较彻底地阻断了“做学问”或“做文章”的任何企图。我早期的散文还有一点“做”的痕迹，容易碰擦到我已经离开的某些领域，这次终于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表白了。与笔端相比，我更看重脚步；与文章相比，我更关注生命；与精细相比，我更倾情糙粝。荒原上的叹息总是糙粝的，如果要把它们调理成书斋里的柔声细气或沙龙里的尖声尖气，我如何对得起自己多年前就开始的辞职远行？

时间越长，越庆幸自己的选择。支持我选择的，是广大沉默的读者，因此只管安心走路，神清气爽。

这篇自序，写于二千年一月三十一日深夜，时在黄河壶口，隔窗俯视，见万千激浪全被冻住，无风无雪，无声无息，却严寒彻骨，吐气呵手，方可执笔。离“千禧之旅”结束还有五天。

二千年一月三十一日夜——二
月一日晨写，二千零一年十二
月三十日再版时有删节。

出 发

选择荒凉

明天先从香港飞希腊。这是考察的第一个重点，将会停留较长时间，然后越过地中海去埃及。从埃及开始，整个旅程将在吉普车上完成。

大致足各线是：沿尼罗河南下到卢克索，再穿过阿拉伯沙漠北上到苏伊士运河，过河后进入西奈沙漠。到了西奈沙漠的尽头，就要叩击疑云重重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大门了，如能叩开，则要仔细考察，尤其是对耶路撒冷，然后，沿约旦河到戈兰高地，进约旦，稍作休整，以后便进入举世注目的危险地区。

想进伊拉克很难，到现在还没有获得批准，但一定要闯进去，因为那里有完全无法省略的底格里斯河、幼发拉底河和巴比伦。如能成行，那就得寸进尺，穿越两伊战争拘战壕去伊朗，伊朗的重要性在于它集中体现了伊斯兰文明的严格形态，更在于还埋藏着湮灭已久的波斯文明。

如果“走通两伊”之梦能圆，接下来就必须面对至今还在进行着激烈核竞赛的巴基斯坦和印度了，这绕不开，因为在古代，几大异域文明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印度河——恒河文明。考察印度结束后，应该进入尼泊尔，那儿还有不少佛教文化的重要遗留。

从尼泊尔往北，在喜马拉雅山脚下，开始国内旅程。

如果这样一个计划能够一步步实现，那么，我们的车轮将要滚过整整十个国家的腹地。据目前了解的情况，除开头的希腊外，其

他九个国家都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行路安全问题。大量的地段不在政府的有效控制之内，宗教极端主义分子、反政府武装、贩毒集团和多种土匪比比皆是。我们无法避开这些地段，因为它们如此辽阔地横亘在必经之路上，而一切恐怖力量又都不会放过必经之路。

只有坐飞机或火车才会躲过这些危险，但这违背了我们这次文化考察的主旨。飞机、火车大多停靠在现代都市，现代都市是现代文明的交点，却未必是古代文明的穴位。古代文明的经络已被掩埋，与现代的交通线路很难重叠。

我们既然选择了这样一个考察目标，那么也就是选择了荒凉，只能竭尽全力把难于通达的地域一走通。

早年在故乡山岙里游玩，常常看着那些荒坟发旺，尤其是那些占地很宽、气势宏伟的荒坟，居然也蔓草覆盖，路断石坍，不能不猜想墓主的家族承传已经中断。我们这次是去寻找几宗更大的荒坟，同样，也会以通达的险夷来判断它们与后代的关系，以及后代的兴衰。

由此看来，通达方式本身，也是我们的考察内容，因此岂能害怕艰险。

那么，为什么偏偏要选在世纪之交去寻访这一系列人类文明故地呢？

这次世纪之交也是千年之交。在即将跨越这道千年山梁时，不能不回头看看以前的那几道千年山梁。这一看不要紧，发现满世界的热闹其实都发生在脚底下最近的山谷里，美国、澳大利亚这些特别年轻的地方姑且不论，即使是铜锈斑驳的欧洲，一个个国家数过去，绝大多数话题也只在千年之内。闪此，眺望第一道千年山梁已足人迹寥落，更不待说第二、第三道了。

当年我们的祖先身边应该有一些陌路人吧，他们都到哪里去了？他们的脚印消失在何处？他们的身影飘逝于何时？也许，他

们还有行李寄放在哪个山洞里？

这就必须去远山，地理的远山和时间的远山。

这个考察计划不是我想出来的，真正的实施者是香港凤凰卫视电视台，他们把这个计划称之为“千禧之旅”，我是他们特邀的嘉宾。一个月前，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八日，我在中央电视台为国际大专辩论赛的总决赛作点评，被到处都在找我的凤凰卫视发现了下落，台长王纪言先生从机场直接来到我下榻的宾馆，三言两语把计划说得清清楚楚。我开始有点犹豫，因为匆忙间无法推掉四个月的工作，但最后还是点头了。于是先回上海安排好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的课程，然后立即飞到美国旧金山，硅谷地区有不少华人民工读我的书，多次邀请去谈谈中华文化的世纪命运，我原先答应的时间与这次旅行重叠了，只能提前。

至于凤凰卫视为什么选择我，尽管他们说 j, 很多让我汗颜的理由，但最让我高兴的理由是这一条：他们经过多年观察，信任我在面对危难时的身心承受能力。

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七日，深圳

希 腊

哀希腊

昨夜十时二十分香港起飞，中停曼谷，然后抵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迪拜。在迪拜停留四个多小时后换飞机向雅典出发。飞机追着夜色走，只怕被黎明赶上，于是十几个小时全是黑夜，等到不想飞了，一停，黎明和雅典一起来到。

雅典机场显得过于狭小和陈旧，这与雅典的千古美名差距太大了。也许我们没有权利取笑它，它辉煌在两千五百年前，而到飞机出现的年代，早已退出争夺辉煌的竞赛。

出了机场仍然不习惯，无法把眼前的一切与希腊联系起来。我从前游历欧洲总是把希腊让开，只从罗马看起，因为希腊这个开头对我太神圣，不想轻易踏入。它应该是什么样的，倒没有仔细想过，但肯定不应该像眼前那样平凡得略觉寒伧。

得重新找一个开头，一把抓住希腊文明的魂魄，让整个旅程快速地昂起来。于是当机立断，不急着找旅馆，立即赶到海边。只有大海，才是希腊文明的摇篮，而且历久不变。我们以前从书本中约略知道，希腊海边最美的地方叫苏尼翁(Sounion)海岬，那里有一个波塞东海神殿(Naos Poseidonos)，于是翻开地图找去。

看到了爱琴海。水色景象与法国、意大利南部的地中海近似，浩大而不威严，温和而不柔媚，在海边炽热的阳光下只须借得几分云霭，立即凉意爽然。但相比之下，这里少了很多别墅和白帆，房屋也有一些，都比较简朴，静静地围护着一个远古的海。